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
第十九回 賺巨款奴才捐官 赦小過主人積德

卻說藕香帶著銀雁、小鵲，打惜紅軒後面經寶珠樓上繞過下來，見只有晴煙一個穿著白紗衫兒，低著頸兒在那裡穿茉莉花翹兒。見藕香打樓上下來，因站起來道：「大奶奶好忙呢。大爺回來了，不辛苦嗎？」藕香笑道：「也沒什麼。三爺搬園裡去了，你到不冷靜麼？」晴煙道：「這屋子裡到比往常熱鬧的多呢。往園子裡去的上上下下一千人，多貪著路近打這樓上上去。這屋子裡就像穿堂似的，樓梯上一天也響不了。晚頭，樓上下一路又點了燈，到比茶館子還熱鬧呢。」藕香笑笑，因道：「我剛打月台上來，見那月洞上的鏡子門推的鬆了，怕明兒脫了筍。打將下來不打緊，倒是這樣大的鏡磚沒處配去。你明兒索性叫人把他卸下來。倘嫌晚間沒得關閉，你叫小廝們把那個冰蘭格子裝了上去就是。」晴煙答應著，藕香便走出迴廊上來。因看看天井道：「這大熱的天，怎麼還不搭涼棚子？」晴煙道：「可不是麼。咱們這位爺，因前兒到葉府裡去來，見他家的涼棚都是機器做的，說靈便的很。用鐵桿子搭起來，上面用綢子做了篷。可不用扯得，只要把那桿子上的螺螄旋兒一旋，那篷子飛風似的打開了。再倒旋一旋，那篷子便也飛風似的捲做一卷兒了。爺愛這個，所以連對面的小桃花館的舊篷子也不叫搭。說已叫葉府上的什麼洋匠做去，明後兒就送來了。」藕香笑道：「好便好，怕沒得百十兩銀子辦不下來。回來開上帳去，又吃三老爺罵呢。」晴煙道：「是呢，說八十兩銀子一座呢。連太太院子裡共是三座，光景也得三五百塊錢。不過太太准了，光景這錢是太太出的大面了。」藕香點點頭。忽一陣風吹來，很熱烘烘的。藕香道：「熱的很，這天要下陣雨才好呢！照這樣熱，我真一點兒事也乾不了。」說著，便帶銀雁、小鵲出來到自己屋裡。秦珍卻又被秦文喊去問話去了。因走到房裡換了件茜紗衫兒，叫翠鳳打著扇，自己便拿張箋子開了個單子，叫銀雁拿出去。帳帳房裡辦扇子去，賞給婆子丫頭們的。又問小鵲道：「去年咱們府裡辦四十架洋風扇兒，秋天卸下來擱在那裡。天熱了，早晚各房裡便要來領。你去問聲沈元家的瞧。」

小鵲應了聲出來，便找沈元家的去。卻好剛撞著沈順家的進來。小鵲因道：「媽媽來的正好，奶奶喊沈元媽媽呢。可在外面麼？」沈順家的詫異道：「怎麼，奶奶喊沈元家的？敢是喊我你聽錯了。」小鵲笑道：「媽媽又取笑來，這一點兒事我哪會聽差呢。」沈順家的道：「那麼著奶奶忘了，前兒四月間，不是奶奶打發沈元家的往上海去了，到今兒還沒回來呢。」小鵲道：「那光景是奶奶忘了。」又道：「只是我一晌沒聽講起這事。」沈順家的道：「這事你自然不知道。奶奶怕老爺知道，瞞得鐵桶似的。我還是沈元家的私地告我的。這會子什麼事，我去乾去便了。」小鵲便把要洋風扇子的話講了，沈順家的道：「這個去年是我收下的。我去找，回來送進來便了。」說著回了出去。小鵲進來回了藕香。卻把沈元家的事，隱著不提。怕戳穿了藕香生氣，所以不敢提及。

到晚後，秦珍進來，便一味子嚷熱。藕香替他脫了長衫子，又叫小鵲與他打扇，銀雁替他抹個身子。靜坐了一會兒，秦珍才舒服些。因道：「你可知道，這裡本縣老爺壞了。剛今晚子差官來摘了印去。」藕香笑道：「我哪裡管這些事，自己府裡還管不遇到呢。」秦珍道你自然不明白，可知道是為著咱們府裡的事壞的。今兒葛師爺也回來了，連瓊弟也被老爺捶了幾下。」藕香詫異，問是為什麼？秦珍便歎口氣道：「本來也太胡鬧了，四月間瓊弟和葛師爺出去打戲館子，回來叫縣裡枷了戲園子的人。還把戲箱封了去變賣充公。這都是瓊弟借著老爺的名頭叫那官兒乾的事。哪裡知道，這戲園子老闆是京城三王爺得意的。他使趕進京去哭訴了三王爺，連咱們府裡也告在裡面。說怎樣的倚勢欺人，指使地方官壓許小民。因此我在京的時候，王爺還講我幾句不是呢。照這樣鬧法，咱們府裡也不穩便。剛老爺喊我出去，就為這個事兒。」藕香聽了不語。秦珍又道：「還有節兒事情。昨兒吏部裡信來，問新捐大八成，在部候選的縣丞沈培元，在那裡求缺。說是咱們府裡的門生，問究竟是否這事。老爺問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及至查了冊子，才知道咱們房裡的陪房，沈元的原名。這也奇事，沈元是幾時告假出去的？」藕香吃了一驚道：「嚇！這怎麼講，沈元原不曾告假出去。前兒跟爺進京，他四月初回來說爺在上海花空了。乏了盤費，在什麼莊上挪了三兩兩銀子進京去，特地打發他轉來把這筆錢匯去銷帳。照這樣說，敢是他謊了銀子去捐官的麼。」

秦珍跳起來道：「不必說了，一定是這奴才謊了去的。我那有這件事兒。我到上海的時候，他拿了封信來，說他家的病重，所以告假回來的。罷，罷。這還了得，好大的膽子。小鵲你去傳沈元家的進來。」小鵲聽著也失了色，因道：「剛日間，奶奶叫去傳沈元家的。沈順家的回說，沈元家的還是四月間奶奶差往上海去的，還沒回來。我怕是奶奶忘了，又聽說是瞞著老爺的，所以不敢問得。」藕香道：「啊嚇！反了，這從哪裡講起，這些奴才坯子乾的好事。嚇，快給我喊沈順家的來，我問他呢。」小鵲應著，忙出去傳沈順家的進來。

沈順家的知道這事，也道：「這這了得，咱們還洗得清嗎。」說著，便連忙叫人去把沈元家的女兒春柳兒帶了進來。春柳兒早嚇的哭了。沈順家的也不問別的什麼，只扭著春柳兒到西正院來。秦珍早氣的話也講不出了，見沈順家的和春柳兒進來。便拍著桌子喊道：「我出去了幾天，你們一班兒舞這樣的弊，還不給我掌嘴巴子。」藕香止住道：「不忙，讓我問他呢。」因向沈順家的道：「你知道沈元家的逃去，你怎麼眼睜睜的不來回我一聲？」沈順家的連忙跪下道：「奶奶，這，這不乾小的事。前兒四月初四，沈元回來，小的們只知道來替爺匯銀子的。次日沈元家的把鋪蓋箱籠搬出去，小的問他，他說爺在上海……」說到這裡便不說了。藕香道：「你只管講，不干你事。」沈順家的戰戰兢兢道：「他說爺在上海娶了位姨太太，爺寫信回來，請奶奶打發人去接。說奶奶因他兩口子穩當，所以著他去的。還說不許聲張出來，怕老爺知道的話。小的當時並不知道這黑心的奴才種子乾這些的事。請奶奶只問春柳兒總知道的。」說著，春柳兒跪著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道：「小的也不知媽乾下這事，求奶奶開恩，不乾小的事。小的爹和媽總在京裡，聽爺和奶奶怎麼樣發落，小的總不敢求一個字兒。」藕香氣了半晌道：「我明白不干你們事，總之我自己大意了些。你們退去罷，外面不許給我多講。」沈順家的和春柳兒磕了兩個頭出去了。

藕香因叫銀雁把萬豐的折子拿出來，叫人驗去，可不要換了假的與我。銀雁答應著拿了去，一會子進來說：「不錯的，折子原是真的。」秦珍接來一看，見寫著「四月初四日付規元銀三千兩。」因道：「奴才，打諒捐了這功名，我便不能奈何他麼。小鵲你拿筆硯來！」小鵲便送了過來。秦珍即便帶草的寫了個電報底子，叫小鵲拿出去。藕香遞了個眼色與小鵲，小鵲會意。便拿著出去揣在懷裡，往別處閒逛去了。

藕香見秦珍盛氣已過，因道：「這事總怪我不是。」秦珍道：「哪能怪你，便我也上這個圈套子。」藕香因道：「難道一個即選縣丞，三千兩銀子就能捐足嗎？」秦珍道：「也不夠點兒。照他的這個花樣，總得五千兩銀子，照例四十八日就能得缺了。所以我趕早打電報去，關照吏部裡去拿問他。」藕香道：「他不是白用了銀子壞了功名嗎？」秦珍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不這樣，哪裡知道利害。」藕香道：「論理也該這樣辦法，只是也造點孽。他兩口子當一輩子的奴才，才不過掙下二三千兩銀子。這會子雖謊了我的去，他也添補著二兩兩光景。果然壞了他的功名，可不要悔死了。便不悔死，也一輩子出不得頭了。依我，不如咱們認了晦氣，只算丟了三兩兩的個折子，成了他的功名，也算積點子陰德。他有點子良心，總不敢忘了咱們爺。再出個諭單給他，瞧著他深自悔過，倒也是件好事呢。」秦珍聽了這番話，暗暗贊歎藕香賢德。因道：「終不然叫你平白地丟這一大宗銀子。」藕香道：「倒不值得什麼。在咱們手裡也只算丟了幾百個錢似的，誰疼這一點兒來。只你也不犯著為這些事氣得這樣。你瞧，你衫兒都汗透了，何苦來呢。」說著便把自己扇子替給他扇。秦珍便一點兒氣也沒得了。因笑道：「那麼我已打電報去了，終不然再追一個電報去，成什麼事兒。」藕香笑道：「我早打算著，電報在小鵲身邊沒去打呢。」秦珍便付之一笑，也就罷了。

因見壁上掛著笛子，便隨手卸下來，*了*蘆衣子吹了一句《彩雲間》。忽道：「賽兒呢？」藕香道：「他往園子裡看西瓜燈去了。敢是喊他拍曲子麼？」秦珍一笑，便又吹「月明如水浸樓台」一句。藕香笑道：「這個大熱天還弄這些東西，你愛聽我來

吹個應景兒的《賞荷》，你唱罷。」秦珍說：「好。」便把笛子遞與藕香吹著，自己唱道：

閒庭槐蔭轉，深院荷香滿，簾垂清晝永，怎消遣？十二欄杆，無事閒憑遍。悶來把湘簾展，方夢到家山，又被翠竹暖風驚斷。

唱了這一拍，便一迭聲嚷熱，叫拿荷蘭水來吃。藕香笑道：「我到沒聽見蔡邕吃過荷蘭水。」說著大家都笑起來。銀雁早開了兩瓶進來，倒在兩隻水晶杯子裡，兩人都喝乾。

忽外面說賽姐兒回來了，且住。這叫做：

小虧在我原無損，大德於人卻有功。